

酒吧歌手：梦向生活妥协

梦想的狂热与现实的冷漠下，无奈身兼多重身份

□记者 李大鹏
lidapengzhu@yahoo.cn

在台上的他们有着光鲜亮丽的外表，台下有着此起彼伏的掌声和叫好声，每天晚上9点多，朝阳街酒吧一条街上，歌手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从没按时睡过觉，从没按时吃过饭，为了孩子往往要有第二甚至第三职业。为了迎合客人的口味，要把自己的音乐梦暂时压一压，唱一些能High翻全场的歌，这也是他们生活的另一面。

据圈内人士介绍，现在在烟台市区酒吧驻唱的乐队不超过5支，歌手在20人左右，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圈子，也有人因为生活重新回到了舞台。

为啥要唱歌？很多人的回答是因为受到何勇、窦唯、老狼、黑豹乐队等音乐人的感染。曾经热血沸腾、为音乐不顾一切的他们不少人已成家立业，回首对音乐梦想追逐的过往，也有过像《中国好声音》选手们那样心动、心酸的故事。



▲卖包子是刘大川白天的工作。
记者 李泊静 摄

▼刘大川在演出。 本人供图



▲梦想年代乐队在录音棚录歌。 记者 李泊静 摄

1 刘大川：卖包子、修电脑、唱歌一肩挑

头上扎个小辫，脖子上戴着挂饰、身着短裤拖鞋，打眼一看像是搞艺术的，他叫刘大川。7日上午，记者见到他时，他正在三站市场一处不起眼的包子铺里卖包子。包子铺是他白天的买卖，晚上他还有另一个身份——酒吧驻唱。

“2元一个大包，1元一个小包。”唱歌的嗓子卖起包子也很像样，一年时间他瘦了30多斤，原因就是包子铺。

34岁的刘大川之前在朝阳街的酒吧当驻唱歌手，晚上9点

半唱到12点，到家得凌晨1点多，2点了才能躺下，早晨5点就起来弄面，做包子，开始一天的生意，下午抽空补觉。他说包子铺开了一年，真是遭了罪。

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刘大川曾在鲁东大学读英语专业。1999年跟同学一起组建乐队，他说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唱英文歌，不过，他最拿手的是《海阔天空》。“酒吧里是各式各样的客人，要唱一些带动气氛的歌。”大川在酒吧就是要迎合大众口味，不能光唱自己喜欢的歌。

“出名”是每个歌手或曾有过的梦想，大川说自己想过，但是感觉难度比较大。还是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，等到了出名那天也是水到渠成。

除了这两个身份，他在三站市场还有一个电脑店，干了6年时间，忙的时候自己也过去，“还有很多老客户的售后服务要做。”刘大川说。

至于为啥身兼数职，刘大川说一个人咋也好办，现在拖家带口压力很大。孩子两岁半了，玩的、吃的不是大头，要是上了幼

儿园可是笔大开销。

“开包子铺是累，但时间长了也习惯了，月底一算收入，辛苦没白费。”刘大川笑着说。

“怪不得小伙留这么个发型，原来是唱歌的。”7日，一位买包子的顾客知道他的身份后说。

不过，媳妇对他的工作不太支持，希望他能找个稳定的工作，对他的发型更是不满意。下个月，刘大川在桃花街要开一家新包子铺。7日中午，包子还没卖完，他又忙着去婚礼现场参加演出。

2 王丽：不想再踏进这个圈子一步

“现在看着《中国好声音》，自己也有冲动去唱歌，但是肯定再也不会踏入这个圈子，也不想自己的女儿再学音乐。”10日下午，曾是酒吧歌手的王丽(化名)告诉记者，她彻底告别了以前的生活。

从19岁最开始的夜总会到后来的演艺城，再到现在的酒吧，王丽几乎唱遍了山东所有的城市。

“到了外面才发现自己和别人唱的有差距。”王丽说，在演艺城时，10名歌手10个价位，完全靠实力吃饭，唱得好就拿的钱

多，所以她就收入用在衣服、练歌上。

王丽参加过一些比赛，也曾想过出名，但当年不像现在有那么多选秀活动。一次在济南的比赛，在她上台前，工作人员就给了她一个二等奖证书，“没有真事。”王丽说自己出了门就把奖品全扔了，因为她为了比赛吃住、路费就花了两千多元。那时是2000年前后，两千块对她来说是比大支出，而换回来的东西却那么假。

28岁时，王丽转到了幕后，彻底结束了歌手生涯。“女人和

男人不一样，女人到了30岁还为了赚演出费，会被人笑话。”王丽说这是她自己的想法，觉得干这行嫁人也不好嫁。

“我现在也是喜欢唱歌，但不喜欢这个圈子的氛围。”王丽说当时唱歌的那些地方就是个大染缸，不是纯粹的玩音乐，很多圈子里的女孩除了唱歌，还要陪着客人喝酒、出去玩。她现在也不赞成女孩子干这行，“中国十几亿人，唱歌好的太多了，能出来几个？”这行的离婚率还特别高，她自己就经历过。

孩子，也是她离开这行的原因，她说不想让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总是白天睡觉，晚上工作，“我现在在孩子的心里是个白领。”她现在在改行快4年了，事业发展的不错，孩子也5岁了，但她说自己绝对不教孩子音乐。“我自己就染了一身毛病，抽烟现在也戒不掉。”

现在王丽看着各种选秀节目，也有玩玩音乐的冲动，但是她说自己绝对不会再踏进这个圈子，“白天上班，下班接孩子。”王丽说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，只希望孩子能读好书。

3 梦想年代乐队：最苦时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

31岁的姚宝达是位创作型歌手，他作曲作词的《戒不掉的爱》在全国KTV都已上线。他和朋友丁泽强组建了“梦想年代”乐队。

6日晚上9点半，他在酒吧的储藏室内坐在货物上和丁泽强聊着天，为上台做准备。他扎着小辫、留着一撮小胡子，一身文艺青年的着装。

说起自己对音乐的追求，跟很多酒吧歌手一样，他也有一段辛酸的北漂和南下史。姚宝达说在北京时，乐队成员对音乐的分歧很大，有人宁肯饿肚子不去接商演，觉得玩音乐就是要保持纯净。他形容那时的生活没有烟时要捡烟头抽，温饱都是个问题。

住的地下室只能塞进两张床，一个月要1200元，在北京待了8个月实在熬不住了。“衣不附体，冬天连暖和的衣服都没有。”姚宝达说，这些他都没敢告诉父母。

晚上快10点了，服务员过来催他上台，在台上调试着键盘，然后就开始了工作，一天收入三百元，在烟台算是高的。除了晚上在酒吧驻唱，他也教学生电子琴、钢琴等乐器。“用钱的地方太多。”姚宝达说现在还打算做点别的事。

4 LUNA乐队：孩子让他们重新拾起音乐

记者采访中发现，很多酒吧歌手大多已经结婚生子，孩子成了他们甜蜜的负担。

LUNA乐队里有两位成员贾巍和葛亮，他俩都已经当了爹。

葛亮在一家公司做报关员，贾巍开了家纹身店。贾巍说结婚后压力太大，要为孩子赚奶粉钱，必须重新拾起音乐。葛亮也说现在的孩子太爱“攀”了，没办法自己的本职工作一个月才两千多，根本不够家里的开销，而现在他商演一场是八百块钱。

“当年玩乐队穷死了。”葛亮和贾巍说那时候主唱于洋自己一个人养活整个乐队，因为只有他有工作，“吃饭基本上就是拉面。”

他俩说最早玩乐队，就是看了何勇、Beyond的表演，“热血沸腾就像是愤青，但是毕竟歌手也是要生活。”